



歷史的鏡子

吳 晗 著

生活書店發行

子鏡的史歷

著、 聆 吳

行發店書活生

月八年五十三國民華中

歷 史 的 鏡 子

著 者 吳 晗

發 行 人 徐 佑 昕

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

上海·重慶

印 翻 准 不 ★ 有 所 權 版

版 初 月 一 十 年 四 卅 國 民 華 中

版 再 月 八 年 五 卅 國 民 華 中

【77】S. 1-1000

目次

論社會風氣	(一)
論貪污	(八)
貪污史的一章	(一六)
生活與思想	(二五)
文字與形式	(三〇)
報紙與輿論	(三四)
治人與治法	(三九)
歷史上君權的限制	(四七)
歷史上政治的向心力和離心力	(五五)
說士	(六三)
宋代的兩次均產運動	(六九)

明代的錦衣衛和東西廠	(七四)
明代的奴隸和奴變	(八九)
三百年前的歷史教訓	(九)
論晚明「流寇」	(一〇三)
論五四	(一一)
論圖籍之厄	(二七)

附 錄

史話(十八則)	(一三)
舊史新談(十二則)	(一五)

論社會風氣

宋人張端義在他所著的貴耳集中有一段話：

「古今治天下多有所尚，唐虞尚德，夏尚功，商尚老，周尚親，秦尚刑法，漢尚材謀，東漢尚節義，魏尚辭章，晉尚清談，周隋尚族望，唐尚制度文華，本朝尚法令議論。」

把每一個時代的特徵指出。「尚」從縱的方面，可以說是時代精神，從橫的方面，可以說是社會風氣。

一時代有它的特殊時代精神，社會風氣，也就是有所「尚」，這是合乎歷史事實的。成問題的是所尚的「主流」，是發端於「治天下者」？是被治的下層民衆？是中間階層的士大夫集團？

就歷代所「尚」而說，三代渺遠，我們姑且擱開不說，秦以下的刑法、材謀、節

義、辭章、清談、族望、制度文華、法令議論，大體上似乎都和小百姓無干，治天下者的作用也只是推波助瀾，主流實實在在發於中層的士大夫集團，加以上層的提倡，下層的隨和，纔會蔚爲風氣，滂薄一世。不管歷史對所「尙」的評價如何，就主流的發動而論，轉變社會風氣，也就是所謂移風易俗，只有中層的士大夫集團纔能負起責任。

就上述的所「尙」而論，有所「尙」同時也有所弊。社會風氣的正常或健全與否，決定這一社會人羣的歷史命運，往古如此，即在今日也還是如此。例如秦尙刑法，其弊流爲誹謗之誅，參族之刑，殘虐天下，卒以自滅。東漢尙節義，固然收效於國家艱危之際，可是也造成了處士盜虛聲，矯名飾行，欺世害俗的僞孝廉、僞君子。晉尙清談，生活的趣味是夠條件了，其弊流爲只顧耳目口腹的享受，忘掉國家民族的安危。王夷甫一流人的死是不足塞責的。周隋尙族望（唐也還未能免此）流品是「清」了，黃散令僕子弟的入仕，都有一定的出身。譜牒之學也盛極一時，可是用人唯論門第，不責才力，庸劣居上位，才俊沉下品，政治的效率 and 綱紀也就談不到了。高門子弟坐致三公，盡忠於所事的道德也當然說不上了。宋尙法令議論，史實告訴我們，宋代的勅令格式，一司一局的海行往往一來就是幾百千卷，結果是文吏疲於翻檢，因緣爲姦。議論更是不得了，

當靖康艱危之際，敵人長驅深入，政府羣公還在議戰議和議守議逃，議論未決，和戰未定，敵人已經不費一兵一卒渡過了黃河進圍開封了。饒是兵臨城下，還是在議論和戰和戰始終不決，戰也不能戰，和也受不了，終於亡國。

史實明明白白的告訴我們，社會風氣所尙的正面，給一羣特殊人物以方便，尙族望的給高門子弟以仕進的優先權，尙法令議論的給文墨之士以縱橫反覆的機會。反面呢，寒士拮据一生，終被擯斥於台閣之外，國民殺敵破家，不能於國事置喙一字，他們的血是無代價地被這羣人所犧牲了。

從歷史上的社會風氣的正反面，來衡量近三十年來的變局，也許可以給我們以一個反省的機會。

最近三十年間的變革，不能不歸功於致力新文化運動的先輩，他們負起了轉移社會風氣的責任。舉具體的例子來說，他們把人從舊禮教舊家庭之下解放出來，他們打倒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買賣式婚姻，婦女再嫁和離婚已不再成爲社會的話柄。受之父母的頭髮給剪掉了。纏足解放了。詰屈難解的文言代替以明白易懂的白話，對於舊的傳說和史實重新予以科學的評價，傳統的經典也從語言學比較文字學各方面予以新的意義。他

們也介紹了西洋的新思想，民主與科學，奠定了新時代的學術風氣，綜合地說明這時期的社會風氣，可以說是所尚在「革」。

反面呢？破壞了舊的以後，新的一套還不會完備地建設起來，小憤憤，前進的青年憑着熱情、毅力，百折不回地着手建設所憧憬的樂園，他們不顧險阻，不辭勞瘁，繼續前進，要完成新文化運動所啓示的後果，結局是遇到障礙，時代落在他們的後面。他們的血匯合起來成爲一條大河，滋潤後一代人的心靈，給史家以憑弔的資料。

這一轉變正在繼續邁進中，光明已經在望了，突然爆發了不甘奴役的抗戰。前後經過了七年的艱苦掙扎，創造了新的時代精神，前一時期的思想的解放，於此轉變爲整個民族的解放了。

七年來的抗戰，完成了民族統一的偉業，提高了國際地位，就對外的同仇敵愾這一點來說，我們做到了史無前例，全國人民一心一德的地步。可是就對內方面說，似乎過度動盪緊張的情緒，使整個社會失去常態，「一人」重新歸納在民族抗戰的前提之下，前一時期所破壞的對象，又以另一姿態出見，另一名詞出見了。近幾年來隨着不正常的物價狂躍，安居樂業的悠閑趣味已被生存問題所威脅，隨之社會風氣也起了重大的空前的

變化，這變化根本變化了個人的思想信仰，被變化了的人所作的不正當的活動，也根本促進社會風氣的再變化，循環激盪，互相因果，變化的痕迹有線索可尋，病象也極明白，舉目前能够看出來而又可說的大概有幾方面：

第一是過去造成社會風氣的主流，所謂中層集團的漸趨消滅。這集團包括曾受教育，多由這個集團負責任壓制和救濟；元末豪族之抵抗香軍，清代後期會胡左李諸人之對抗太平天國即是著例。這七八年來，這集團的人一小部分離開原來的崗位，長袖善舞，扶搖直上，爬到上層去了。大部分人則被自然所淘汰，固定的收入減為戰前的百分之四，終日工作所得不及一引車賣漿者流，失去產業，失去過去可以自慰的優越感，鳩形鵠面，捉襟露肘，兒女啼飢號寒，甚至倒斃路旁，冤死床第，被推落在下層。中間階層將被肅清了。以後會只剩了上層和下層，一富一貧，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是道德觀念的改變。前一時代的社會輿論，所稱揚的是有才有能的人，（這類人雖然事實上並不很多。）並不一定以財富為標準，著名的貪官污吏，軍閥劣紳，雖然滿足於個人生活的享受，卻也還知道清議可畏，不敢用聖經賢傳的話來強自粉飾。現在

則正好相反，能弄錢和賺錢的是合乎生存條件的優勝者，社會並不追問他的錢是由於貪污，由於走私，由於囤積，要腰纏萬貫，即使是過去不齒於鄉黨的敗類，也可遨遊都市，號為名流，經商入仕，亦商亦官，無不如意。至於遵守法紀，盡心職業的人，不是被排擠，就是困死病死，即使不死，也永遠無聲無臭，得不到社會的尊敬，更得不到朋友的同情，鄉黨的稱譽。道德的觀念，因社會的變革而需要重新估價了。

第三是職業的混淆與貪污。就幾年來的見聞，靠固定收入來維持生活的人，逼於環境，非兼差或兼業不能生存，有人甚至於同時兼任三四個機關有給的職務，或者兼營有倍從利潤的商業，不但學商不分，工商不分，連官商也不分了。東邊畫卯，西邊報到，日夜奔波，以正業為副業，敷衍了事，以兼業為本分，全神貫注，習與性成，以為天經地義，無可非議。不但作事效率無從談起，單就各行業各機關的人事異動來說，人人都存三日京兆之心，隨時都準備作喬遷之計，人不安業，業也不能擇人，社會的國家的損失，在這種職業的混淆和流動之下，簡直是不可以數字來計算。更進一步，若干敗類藉口於收入不足以贍家養身，公開收受賄賂，營私舞弊，破法壞法，貪污成爲風氣，置國法清議於不顧，大官小官，都成利藪，大事小事，盡是財源，上行下效，罔然不知廉恥。

之爲何物，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如不糾正，未來的建國大業，恐怕會有無從下手的困難。

就以上所指出的幾方面，綜合起來，就歷史系統而強爲歸納，這時期所尙的恐怕是「利」！美名之爲拜金主義。這是一個可怕的病態，比敵人的侵略更可怕的病症。目前如不努力設法轉變，用社會的力量來移風易俗，則抗戰雖然勝利，恐怕我們的損失將會比失敗更爲可怕。

論貪污

古語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這是歷代相傳的名言，顛撲不破的真理。其實，徵之於過去的史實，這句話還可引伸爲：「內政修明而有敵國外患者國必不亡！」

「內政不修而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

內政不修的涵義極廣，舉實例說明之，如政出多門，機構龐冗，橫徵暴斂，法令滋彰，寵倂用事，民困無告，貨幣紊亂，盜賊橫行，水旱爲災等等都是，而最普遍最傳統的一個現象是貪污。這現象是「一以貫之」，上述種種實例都和它有母子關係，也可以說貪污是因，這些實例是果。有了這些現象才會有敵國外患，反之如政治修明，則雖有敵國外患也不足爲患。

貪污這一現象，假如我們肯細心翻讀過去每一朝代的歷史，不禁令人很痛心的發現「無代無之」，竟是與史實同壽！我們這時代，不應該再諱疾忌醫了，更不應該蒙在鼓裏夜郎自大了。翻翻陳帳，看看歷代覆亡之原，再針對現狀，求出對症的藥石，也許可

以對抗建大業有些小補。

一部二十四史充滿了貪污的故事，我們只能揀最膾炙人口的大人物舉幾個例，開一筆賬，「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下僚小吏，姑且放開不談。

過去歷史上皇帝是國家元首，皇帝的宮廷財政和國家財政向來分開，但是有時候皇帝昏亂浪費，公私不分，以國產爲私產，恣意揮霍，鬧得民窮財盡，這種情形，史不絕書。最奇的是皇帝也有貪污的，用不正當的方法收受賄賂，例如漢靈帝和明神宗。漢靈帝爲侯時常苦貧，及即位後，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曾無私錢，故賣官聚錢，以爲私藏。光和元年（公元一七八）初開西邸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公千萬，鄭五百萬，富者先入錢，貧者到官然後倍輸。崔烈入錢五百萬拜司徒，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靈帝忽然懊悔，和左右說，這官賣得上當。那時只要稍爲措住一下，他會出一千萬的。大將如段熲張溫雖然有功，也還是用錢買，才能作三公。又收天下之珍貨，每郡國貢獻，先輸內廷，名爲導引費。又稅天下田畝十錢修宮室，內外官遷除都先到西園講價錢，大郡至二三十萬，付了錢才能上任，關內侯值錢五百萬。他把國庫的金錢繪帛取歸內府，造萬金堂貯之，藏不下的寄存在小黃門常侍家。黃巾亂起，卒亡漢社。無

獨有偶，一千四百年後的明神宗也是愛錢勝過愛民的皇帝，他要增殖私產，到處派大監權稅採礦，大瑞小監，縱橫繹騷，吸髓飲血，以供進奉，有的稱奉密旨搜金寶，募人告密，有的發掘歷代陵寢，豪奪民產，所至肆虐，民不聊生，大小臣工上疏諫止的一概不理，稅監有所糾劾的卻朝上夕報，立得重譴。結果內庫雖然金銀山積，民間卻被逼叛亂四起，所造稅監高淮激變於遼東，梁永激變於陝西，陳奉激變於江夏，李奉激變於新會，孫隆激變於蘇州，楊榮激變於雲南，劉成激變於常鎮，潘相激變於江西，瓦解土崩，民流政散，甚至遣使到菲律賓採金，引起誤會，僑民被殺的至二萬五千人，國庫被挪用空乏，到了外患內亂迭起，無可應付時，請發內庫存金，卻靳靳不肯，再三催討，才勉強發出一點敷衍面子。他死後，不過二十多年，明朝就亡國了，推原根本，亡國的責任應該由他的貪污行爲負責。

皇后貪污亡國的，著名的例子有五代唐莊宗的劉后。劉后出身寒微，既貴，專務蓄財，薪蔬果茹，都販鬻充私房，到了作皇后時四方貢獻，分作兩分，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又廣收貨賂，營私亂政，宮中寶貨山積，皇后的教和皇帝的制勅並行，善類奉之如一。鄴都變起後，倉儲不足，軍士有流言，政府請發內庫金帛給軍，莊宗

說自有天命，不必理會。大臣再三申論，她拿出裝具和三個銀盆，又叫三個皇子出去說，人家說宮中蓄積多，不知都已賞賜完了，止留下這些，請連皇子賣了給軍士罷。到莊宗被弒後，她卻打疊珍寶駝在馬鞍上，首先逃命。餘下帶不走的都被亂軍所得。

大臣貪污亂國的更是指不勝屈，著例如唐代的楊國忠元載，宋代的秦檜賈似道，明代的嚴嵩，清代的和坤。史書記元載籍沒時單胡椒一項就有八百斛，鈍乳五百兩。嚴嵩的家產可支軍餉數年，籍沒時有黃金三萬餘兩白金二百餘萬兩，其他珍寶不可勝計。隱沒未抄的不可計數。和坤的家產可以供給全國經費二十年，以半數就夠付清庚子賠款。太監得君主信任的，財產的數目也多得驚人。例如明代的王振。籍沒時有金銀六十餘庫，玉盤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餘株。劉瑾擅權不過六七年，籍沒時有大玉帶八十束，黃金二百五十萬兩，銀五千萬餘兩，其他珍寶無算。

一般官僚的貪污情形，以元朝末年為例。當時上下交征，問人討錢，各有名目，所屬始參曰拜見錢，無事白要曰撒花錢，逢節曰追節錢，生辰曰生日錢，管事而索曰常例錢，送迎曰人情錢，勾追曰費發錢，論訴曰公事錢。覓得錢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補得職近曰好窠。遇事要錢，成爲風氣，種下了亡國的禍根。

武人的貪污在歷史上也不能例外，有個著名的故事說，五代時有一個軍閥被召入朝，百姓喜歡極了，說是從今拔去眼中釘了，不料這人在朝廷打點化了大錢，又回舊任，下馬後即刻徵收「拔釘錢」。又有一軍閥也被召入朝，年老的百姓都摸摸鬍子，會心微笑，這人回任後，也向百姓要「摸鬍子錢」。

上下幾千年，細讀歷史，政簡刑清，官吏廉潔，生民樂業的時代簡直是黃鍾大呂之音，少得可憐。史家遇見這樣稀觀的時代，往往一唱三歎，低徊景仰而不能自己。

歷朝的政治家用盡了心力，想法子肅清貪污，樹立廉潔的吏治，不外兩種辦法，第一種是厚祿，他們以為官吏之所以不顧廉恥，倒行逆施，主要原因是祿不足以養廉，如國家所給俸祿足夠生活，則一般中人之資，受過教育的應該知道自愛。如再違法受贓，便是自暴自棄，可以重法繩之。第二種是嚴刑，國家制定法令，犯法的立置刑章，和全國共棄之。前者例如宋，後者例如明初。

宋代官俸最厚，京朝官有月俸，有春冬服（綾絹綿），有祿粟，有職錢，有元隨僉人衣糧，有廉人餐錢。此外又有茶酒廚料之給，薪蒿炭鹽諸物之給，飼馬芻粟之給，米麵羊口之給。外官則別有公用錢，有職田。小官無職田者別有茶湯錢，給賜優裕，入仕的人